

辽墓壁画里的茶事图

(品茶说茶之十六)

□ 周新华

古人尝以“骏马秋风蓟北，杏花春雨江南”一语，概尽北南两地自然风物、人情世俗之异，以至今人印象里，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，大约只合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之壮丽，而殊少六朝烟柳、秦淮风月之旖旎了。至于烹泉煮茗之类文人雅致，恐怕更惟有推南人为能事。检历朝茶书与诗文吟咏，其多为南人所为，即是一例。

然而，近年来河北宣化发现的辽墓壁画中，却展示了宋辽之际北地饮茶的另一番景象。

宣化辽墓位于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，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发现。1971年、1989年和1990年曾先后发掘清理了四座壁画墓，引起学界注意。1993年春，在其地又发现两座辽墓，因其壁画中反映了有关饮茶、音乐、出行、星象等高度写实、极富学术价值的内容，入选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在M6（第六号墓）前室东壁发现有《茶道图》，高1.59米，宽1.95米，画面由三男二女及家具、器皿等组成。报告中云：“左右两侧各绘长方桌一，左边桌上有夹子、提梁壶、刷子、刀锯、勺、筷、盖罐、方箱等。桌前一髻发男子，怀抱白色执壶半侧身而立。桌前一童，半侧身而坐。前置一茶碾子，右手推碾。碾前绘一漆盘，内置一白色小碗。桌右前方绘火炉，上置白色瓜棱壶。一髻发男童跪于炉前，右手执团扇扇火。右桌深灰色，上置



花口盘、壶等器。桌前绘盪顶式盖箱，黑色锁子。桌左后绘一妇人，双手托盘，半转身回首。妇人身后一髻发男子，双膝着地，双肘压着茶罗子，手背托下巴。

在M5后室西南壁又绘有《进茶图》，高1.57米，宽1.62米，画面由三女和用具、器皿组成。报告中称：“中置一赭色方桌，上有红色盪式箱子，四个红色盪托和四个白色小碗，一件白色深腹盆。桌前放有灰色五兽足火炉，炉内有火炭，上置一白色瓜棱壶。桌后站一妇人，双手捧盪托，托子呈黑色，碗白色。桌右妇人捧唾壶置于胸前，目视桌上。桌左一妇人左手执团扇，右手抬起，翘食指，与桌后妇人交谈。”

从墓中出土墓志看，墓构于辽天庆七年（1117年），时当中原北

宋末年，距今已有八百多年。

据唐代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记载：茶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……如今殆成风俗，始于中地，流于塞外。”说明自唐中叶起，饮茶之风已被及塞外边疆。至宋代，由于宋辽互市，以茶易辽货，辽地茶风更盛，如李觏《盪江集》所云：“君子小人靡不嗜之，富贵贫贱靡不用也。”这在辽墓壁画中《茶道图》《进茶图》中也有生动的反映，这两幅壁画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从贮茶、选茶、碾茶、煮茶到饮茶的整个流程，迄今尚属首见，弥足珍贵。

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壁画中表现的各种茶事用具。它不仅提供了直观的形象，可以之与《茶经》等文献记载相印证，且种类丰富，又独具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色，可资茶事研究之参鉴。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茶瓯，即报告中所说的“白色小碗”。其色白，当为北地邢窑所产白瓷，其形制颇似唐代越窑青瓷“玉璧底碗”，即陆羽《茶经》所谓“口唇不卷，底卷而浅，受半升已下”的茶瓯。有意思的是，在M5后室东壁又绘有《进酒图》，原报告称“桌上有两摞倒置的白色小碗”，形制与《进茶图》所见相同。这说明在古代存在着一器多用的现象，同样是瓯，既可以是“共满渚，酒满瓯”（五代李煜《渔父》词）的酒瓯，也可以说“一瓯春雪千山叶”（清吴兰《采茶行》）的茶瓯，并不自开初便判然分明的。



梅城灵应寺

□ 汪建春

严州古城北面有座水门，叫水扉门，从乌龙山流下来的山水，由水扉门经马贺桥流入东湖。清朝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夏天，接连下了几天大雨，山洪暴发，将水扉门冲得荡然无存，成为废墟。

当年冬季，严州知府陈泰来拨款重修水扉门。民工在清理水扉门地基时，挖到一尊石雕观音菩萨像。水扉门修复后，人们就在水门上建了一座寺，将挖到的观音菩萨像供奉在寺中，并给寺起名灵应寺。据说灵应寺里观音菩萨非常灵验，有求必应。从此，四方信众纷至沓来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六月十九日，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领部下从兰溪直下严州城，灵应寺毁于这次战火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清军左营守备有个叫于连拨的人，捐款重建灵应寺，他委托当地有个叫陈廷松的人负责施工，城里城外四万余善男信女知道要重建灵应寺，也都纷纷解囊。

灵应寺重建后，还在寺后面的秀山上建了一座地藏殿，供奉地藏菩萨。当地有位学者叫胡大猷，为此写了首诗：

谈兵而后更谈禅，
历劫微尖舞大千。
艾炙眉头忘杀戒，
莲开舌底落言诠。
江平罗刹魔空扰，
山长菩提果欲圆。
不必祇园金布地，
屠刀放下便升天。

灵应寺名声一日盛似一日，吸引了四方僧人及信徒，然寺中无地方住宿，善修和尚又外出募化，将募化来的钱建了一座客堂。民国七年（1918），原严郡中学堂总理王韧等人设严社于此灵应寺。上世纪中叶，灵应寺被毁。拨乱反正后，灵应寺重建，香火依旧很盛。

垃圾分类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

讲究卫生爱护环境 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